

劉廣琛牧師於聖士提反堂侍奉點滴

受訪者：劉廣琛牧師(下稱「劉」)

訪問者：黃慧賢(下稱「訪」)

訪問日期：2012年4月19日

地點：美國三藩市某牧師家中

時間：早上11時至中午12時

訪：劉牧師，你是乜嘢年代加入聖士提反堂？

劉：1976至79。三年時間，所以可能沒有太多資料給你。但我開始做是 Curate 助理牧師 - 聖士提反堂助理牧師，群龍無首的時候。因為張榮岳會吏長，他因為紐西蘭移民身分，還是其他 … 但在那處有business，攞了兩三年都無返香港，我就是在那段時間剛剛入去。我去見 Bishop Baker，就問佢點樣開始喺教區度，同埋做什麼，佢即刻話：「去聖士提反堂做 Curate！」聖士提反堂群龍無首時，除教堂外，有聖士提反堂中學、聖士提反堂小學和聖士提反堂幼稚園。無人 supervise，即無 supervision，因為張榮岳會吏長仲未返來，有什麼大事又無人話事。

記得做咗一年左右，張榮岳決定返來教區，我去接飛機，佢一落飛機就望住我，問我說：「你就是劉廣琛？」我說：「是」。佢問：「點解 Bishop Baker 要 assign 你去聖士提反堂事奉？」我就話：「張會吏長，呢個問題，似乎你要問Bishop Baker 喎！」你可以想像當時是有啲 tension 和 chaotic 的現象。

張榮岳會吏長返來後又不急著〔領導聖士提反堂〕，當時佢急著要處理一個 calling，佢有個 vision 就係帶領 Diocese of Hong Kong (香港未係教省，仲係教區。) 特別想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for ministers of Chinese descents to serve and to reform the Diocese。他的異象唔係 take over，而是鼓勵華人牧師喺教區度承擔的 passion and anxieties。More specifically, 他認為教區應該有個副會督，或者是副主教 (會督或主教，兩個 terminology 都可通用。)是由中國人承擔，這是第一步。這樣，他的target 或者 energy 就 spend 喺這個 vision。

佢返來不多久，同佢傾吓偈，佢問…佢的意思是我可以在聖士提反堂事奉，但要全面性[事奉]，佢全部交托予我，包括堂會及學校。因此，雖然我的title 為Curate，但是我的工作就包括代堂主任、代學校校長，足足做了兩年半以上 (因為我79年移民美國)。而張會吏長亦好艱辛地發展這工作，結果佢選到成為副會督，或者副主教。嗰陣時仲係 Diocese of Hong Kong，香港還未回歸。佢就全面去做他的工作，我就幫手[處理聖士提反堂]兩年、兩年半嘅時間整理好聖士提反堂中學，[當時]亂七八糟，老師收了學生的會考費，用來印刷課本呀…即以此舉例。又好多事上無人決定和處理，所以他將這部分工作交予我去做。

整整兩年半嘅時間有好多事情發生，譬如在對面士提反般含道班房上堂嘅時候，有

槍彈爆班房嘅窗。[我]上任後沒多久，警察局就邀請我有緊急事想同我諮詢，足足去咗個幾兩個鐘頭。他說捉到個年青人士，喺學校對面開槍，打落去個窗處，好似係氣槍。That is too bad。同時，我再舉另一個嘅例子，啲學生喺中學成日失書，書包遭人亂搜，拿了書本去。我覺得要徹底檢查，因為會成為一個習慣。每朝開完 assembly，都有學生同老師訴苦話失書、失錢。為了徹底一點，我建議在放學前全面檢查，查好書包，才讓他們離校。一班班去查。結果查出什麼？就是男同學的書包裡有女性服飾，就是短裙呀、絲襪、Bra 呀…書本找到一些，就找唔晒。另外就找到個男學生有這樣行為，最後就要同他傾偈。原來他是 homo，是 gay。早上返學，返完學後，吃一點東西就返去 night club 工作。所以他有女性服裝。

訪：佢要易服在 night club 工作？

劉：佢自己本身是 gay，除返學外，他亦要扮成女裝工作，這是工作上的需要。他是這樣講。即很多類似事件發生，我全部都要去處理。你可以想像有那麼多年會吏長返紐西蘭攞入籍，無人處理嘅[事情]…所以，你可以想像到[當時我入來的情況]。當時，我又要…除了班房上的教導，在書本上…提醒佢咁嘅…做學生，學校不單是教書本的知識，也要教導在社會裡面有正當嘅工作[角色]。

另外一方面，除了教堂學校之外，那麼我住那裡呢？張會吏長就話，湯牧師 Paul Tong 當時受委任為聖約翰書院(即香港大學 St John's College)院牧。佢就同張榮岳要求我住在 St John's 嘅度，但 voluntarily 義務負責院內所有宗教活動(即 Chaplain 嘅工作)，即天朦光打開眼做早禱，下午3點、4點就有 evening service。知道 St John's 主要是宿舍，香港大學大學生需要時租住的，同時他們提供 Christian education，即譬如：崇拜、每禮拜四有個 high table，St John's College High Table - 即是有教育性 program 附設的餐會(如吃飯、演講)，我記得請過許冠文 - 藝員、社會上有貢獻的人，在 high table 分享他們的見證。

簡而言之，由1976至1979這三年、兩年半的事奉。回想1976年，我在美國加州 UC Berkeley 完成了 M Div. Degree (即 Master of Divinity 神道學碩士課程) 隨即返香港受按立聖職，開始事奉教會。

訪：你在那裡讀書？

劉：CDSP (Church Divinity School of the Pacific 太平洋神學院) CDSP 是 Graduate School, offering Post-Graduate (M Div.) academic Program。1979年因移民所需，與新婚太太同赴美國，定居西雅圖，牧養教會。1995年，就任屋崙聖公會救主堂主任牧師。期間，重返太平洋神學院，修讀 Doctor of Ministry (D Min.) Degree。2005年畢業，獲頒教牧學博士學位 (Doctor of Ministry - D Min.) 頒發文憑時，院長說及CDSP的 program：「你差不多全讀完了。」2007年，由於教會對當地僑胞有顯著的貢獻，CDSP再度頒發DD (Doctor of Divinity)，以作獎勵，及見證神一路帶領我的事奉，教會需要我嘅地方我都盡力而為。

2008年，我以健康為由，決定退休。以往27年一直都在救主堂事奉，總算忠心。從黑髮青年，有牧師做到滿頭白髮，手騰腳震，有心無力。因為我曾有試過心臟病，有柏金遜病，最近仲加埋腰酸背痛，我仲唔退休？這是我的簡單的見證。

訪：想問你一些個人資料：你幾年出生？

劉：1942年4月

訪：打緊仗時候。你的籍貫呢？

劉：我要問我爸我媽才行。

訪：你不知道？

劉：根據我爸說，我在廣州出世，那時佢跟救世軍打工，跟救世軍東奔西走，由廣州至四川，由四川返廣州再落香港。

訪：你爸爸與救世軍有什麼淵源？

劉：佢係第一個華人軍官，做翻譯工作，交通和賑災，照顧難民。救世軍應該就係跟政府落香港，協助照顧這些難民。1949年來香港，全家搬了來香港。咁佢(指父親)係客家人，但我哋自細多數跟我媽，佢話係桂林人。其實係桂林附近嘅小鎮叫平樂，講嘅說話同桂林一條路，同國語好相似。

訪：咁即廣西一個小鎮叫平樂吧！

劉：但我們多數唔 recognize，介紹自己做客家人。因為我們不懂客家話，自細就講桂林話。我們講客家做「嚇瓜」，「嚇瓜人」，我地正式應該做叫廣西客家平南市，係我爸嘅祖籍，我媽祖籍係平樂，somehow they get together。

訪：那為什麼你在聖公會事奉而不是救世軍？

劉：我爸後來轉來聖公會。我在香港讀中學時，佢就由救世軍轉到聖公會工作，因為何明華會督要做 a lot of social ministry，佢覺得好需要我阿爸的經驗，然後他就到明華神學院補一些課，然後，在觀塘聖公會聖巴拿巴堂做主任牧師，佢哋有好多 social program。

訪：你爸叫什麼名字？

劉：劉允，允許嘅允。係香港何明華按立的。所以在我來香港嘅時候，他已經轉入

聖公會，佢從來不會估到〔會是我〕… 佢覺得有子女應該有一個出來事奉。但他最估不到嘅原來是我。1966-69 有三年時間我去了Brazil…

訪：點解？

劉：嗰陣時我係香港覺得無意思，我教書，第一份 job 之前在葛亮洪讀師範班，畢業之後在小學教了五年書，覺得無意思。那時還後生，應該要有挑戰性的。剛剛在那時，家姐和姐夫在台灣結婚，移民去巴西，on the way 到香港告別，我就跟咗佢地去咗巴西，本來只想去一個暑假，誰不知一去就是三年，喺巴西開學校教英文。… 關於我爸爸的歷史，可惜他已返天家，我所知的亦不多…

訪：49年後香港難民湧來，聖公會何明華會督開展了很多服務，除了你爸外，何明華之下有什麼得力助手從事這些社會服務工作？

劉：我爸嗰陣時就是跟救世軍東奔西跑，後來到咗香港固定安定了一段時期，佢就與羅腓力牧師[合作]。羅腓力我好少見到佢，但我想佢的年紀都好大，佢就同我爸好熟嘅，如果你找到佢都可能有些幫助。[介紹在美國在社會參與經驗的北美浸信會卓家俊牧師]…

我喺香港讀書不成，大學讀咗一年浸會，沒有恆心，教書又是…，如果我不是教書，日子會好好過。所以我去巴西就是希望神會為我安排開一道門。好奇怪，如果我不去巴西，我都不知在香港做什麼！去到就一路看到…坐啲貨船客位，30日對住個海，足夠時間去反省。我嘅決定就喺巴西，喺巴西申請去美國讀[神學]。

其實我在巴西已經想到做神的工作，神呼召我。我就同 Bishop Baker白約翰會督講，我現在想入去神學院看神是否呼召我去嘅工作，佢話：「係，你現在最需要是先完成神學訓練，一是去美國，一是留在巴西。」我駕馭的葡萄牙語都只能講下笑或者傾偈，但入大學寫筆記，點頂？所以我跟白會督說我寧願返香港[美國]，所以… 教區幫我一部份嘅，provide financial help, 完成咗大[學] degree，然後返香港開始我的事奉。

那時我就周圍去，如去過非洲。現在不會像那時了，那時，你去非洲去公園的廁所寫明 For White Only。公園 bench 坐椅又是 No Black Allowed。睇戲電影院戲票也寫明 For White Only。那些黑人完全無理，好慘。那裏定居的中國人的確搵到錢，不過生活更慘，好在睇戲當黃種人是白人，都還可以，但只准坐埋一二角。那時種族隔離(60年代之 Apartheid) 其實好犀利。現在非洲的教友仍不承認，話無歧視問題，現在個個平等了。但那時見到這種事情，都會忍不住與上帝 argue，問點解人會是這樣？在 Lourenco Marques (即南非葡屬莫三鼻及Mozambique上面) 睇到一些人，並非看電影，有些葡萄牙軍人攞藤條，打那些黑人，黑人排成一條線，綁住頸，走去開礦。這些情況，你的心裡頭，尤其是看到華人由星加坡，到香港、馬來西亞、非洲、直至南美，看見海外中國人真是好慘，要同黑人做生意，不是與黑人晦氣，就

是受白人鄙視，同埋受妒忌。我相信就是這段時間，引導我走上教會工作的事奉。

…聖士提反堂係我開始正式事奉。又好似是實習一樣。我係叫 Curate，會吏。其實也可以說是在聖士提反堂開始，第一份assigned 的事奉就是聖士提反堂，但係學，你喺邊度學呀？我無直接嘅supervision，有什麼事就直接去白會督接觸。

訪：又無人跟，又無人教，你點學返來？

劉：即好似我喺香港相識我太太，準備結婚一樣。之前，未結婚之前，甚至我父母、教會都問我，你幾時結婚呀？尤其我亞爸亞媽，我廿幾歲時在香港已經問我幾時結婚，到我30幾歲時返香港時就驚我「嫁唔出」(訪[笑]：驚你娶唔到老婆？) 再迫我，我的態度是同上帝 argue：「我無時間處理這個問題。我已經開始事奉工作，現在這不是我的 problem，而是你的 problem。若你認為我不足，你會選派適當的人與我組織家庭。如果我無適合的，好似保羅咁，我唯有認命。」將呢個issue 交托予神。

我的見證是好奇妙的，你看來道道門關了，再細心看，主是會開每一個門，第一個門、第二個門、第三個門，之後每一個門都通晒。視乎你是否肯走呢條路，當時我嘅熱誠都是。

去 Seattle 時，1979-85年，那時正值大批越南人，打完仗之後移民[美國]。我當時剛剛開始一個小小嘅教會，我佢[儷]幫助政府，政府亦都讓我們方便去申請佢哋來這裡安頓，我們是一個細細嘅禮拜堂。在我在那裡事奉的時間，我哋申請了廿幾家人，總共都 …你知那些越南人一抽一(拎)過來 (編按：即透過家族連繫陸續移民美國) 都一大堆。我都看到那種需要同社會合作來安頓他們，特別戰俘，打仗留下去的罪犯。首先幫助他們的需要，來到美國安頓生活之後，他們再申請他們的家屬。這方面工作我做很多，差不多是我主要嘅 ministry，這些那有人教？

我在香港3年的時間，在聖士提反堂[牧會]。它是大堂，是老資格的教會。他們的工作，就算不由你去做，你都可以看到，見證得到香港教區的蓬勃，慢慢逐漸，尤其是到現在。這些好難講有直接嘅訓練，好多人都無嘅，尤其是打仗時候，生命上的遭遇，往往有好大的失落。

因為我們申請20幾家人來，又包括申請屋、帶佢地去福利堂申請福利、申請居留。因為佢地不識英文，你梗係要駕車接送他們和為他們做翻譯㗎。我在 Seattle 做了好多年工作。

訪：你喺聖士提反堂的難忘經驗？

劉：難忘經驗，集中喺邊方面？我喺事奉上的 challenge，我覺得在不同教會不同地點都有不同的挑戰。剛才我提過搜書包時，覺得神俾我有特別機會點樣去處理這問

題，尤其是在我搜書包時找到一些異性服飾，你點樣處理？我覺得佢和 gay 一齊比返學還要開心，原來佢成日偷雞不返學。但是你點樣去處理？你無人去諮詢、輔助和解釋。我就覺得學校唔能夠容納，即是當時是70年代。我承認自己較保守，思想相當保守，覺得這個問題應該直接處理和慎重地提出做法/措施。點解咁講？因為有些家長可能要告到法庭。我就 suspend 嗰個學生，一個月或兩個月未定，under full supervision，即直接向我報告。佢去外面的行為是怎樣，我管不到佢，但學校需要佢離開一段時期，等這事情淡下去。他思想過，要繼續就不要將這些東西帶返學校。同時上堂，要有 improvement，我才可以讓他返來學校。該家長當然會嘈啦。突然間有個電話來，說：「我是教育司署嘅，最近我地收到個complaint，說你的處理不太適當。」我問：「我的處理點解不適當？而且我現在不是趕他出去，我叫他suspend 一段時間。」我有預到這樣，但到這時候教育司署正式打電話來諮詢我嘅工作，我覺得我的工作地位上我有責任，需要負責嘅決策，我覺得這些[工作處理]那裡有人教！最多只是叫個助教。所以我喺電話度我都比較強硬話要學生過多兩三個月再返來，返去睇下他有無改進。

我自己也親身見過，在尖沙嘴碼頭幾個男仔，嘻嘻哈哈，不過已經係放學時間，不在學校。這些事對我來看也不知道為什麼有比較深刻嘅印象。不公平的事同上帝的溝通。當你自己已經投入在教會的工作裡，即使間…其實只能在[同]神交代、溝通、祈禱得到力量來支持你再做下去。

我就覺得當時情況較難，除了對政府之外，亦都是我哋要同其他教會爭教友。我覺得浸會，因為我哋嗰陣時對象都係浸會，好唔滿意… 你知啦，申請他們來，幫他們安頓，到禮拜日時浸會一架車來載他們去教會。(訪：邊度？) Seattle，所有其他家庭都是浸會一架車載晒走，吭都不能吭(抗議都無用)，你還能講什麼？他們越南難民現在都已長大，已經安頓好了。但當時來說，如果你們真的有興趣增加教友，點解不與政府合作，申請佢哋過來，同埋安頓他們，搵 apartment 讓他們住等等？Half Half 嘅 program，即社會部出一半，你出一半來租 apartment，之類的工作。算啦，亦都無謂在這些事上 confront，好似 confrontation。但有時我都問上帝：「點解我們做得那麼辛苦，佢地一兵一卒都無用到就一車載走教友呢？」I don't know，我覺得有些事有時未必得到答案，但你亦都不能夠放棄你的工作。去醫院探病，呱呱叫，我問：「什麼事？」他答：「你睇個地下成地都是血跡，他們當我豬咁食，過了片刻就來抽血。」即他們亦都需要靈性輔導，他們要了解為何這醫院實習和 nurse 按定時間幫你抽血。咁你點解釋？

[我]去了醫院有個教友，個人好似貝多芬、莫札特般唔駛睇稿就表演，這個人的數學好犀利，不知是幫那間大學解決什麼數學問題，但是他的眼失去眼球，不知越南打仗時影響還是怎樣，佢周圍去，連中國大陸他都去埋。尋求答案，尋求解決辦法來醫治他的眼，他話他 cornea 有問題，看不到。他來到美國[我]就即刻幫他搵醫生。聯絡到醫生，當為他做手術之前，他與醫生猛拗，「點解呀？」、「可不可以不這樣？」你拗什麼呢？這個工作都係要等，最後要等有 cornea 幫他換個 cornea。在等候的時候，我與醫生交通，醫生對著我講：「你同他講，如果他認為佢讀書比我

還多，經驗多過我，我是醫生，就叫他不要做。因為我們都願意為他換眼角膜。」又要解釋一輪給他聽，「哦，原來係咁！」…到做手術時候，當然麻醉等功夫，到開眼嗰陣時，我坐在床邊，佢話：「牧師一路在這裡？」我說「是。」「請你幫我看下我隻眼是否一隻黑色一隻藍色㗎？」… (訪大笑) 換咗之後。當時你盡[量]做好你的工作，但你的挑戰[仍然不斷]。你一個黑一個藍好過無眼[看見]啦！我都不知他的是黑還是藍？即可以有這念頭，我覺得…無咁好氣！

(訪問完)